

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浴血罗霄

萧克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浴血罗霄

萧克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浴血罗霄/萧克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ISBN 978-7-02-009957-3

I. ①浴…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3336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7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2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957-3

定 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病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茅盾文学奖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自一九八一年起,迄今已历八届。获奖作品反映了一九七七年以后不同时段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就,是卷帙浩繁的当代长篇小说文库中的翘楚之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持续的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八年起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本社出版的获奖作品。二〇〇四年,在读者、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的建议、推动与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并一直努力保持全集的完整性,使其成为读者心目中“茅奖”获奖作品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又推出不同装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以满足广大读者和图书爱好者阅读、收藏的需求。

茅盾文学奖四年一届,获此殊荣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感谢获奖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优秀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3年8月

人 物 表

- 郭楚松——罗霄纵队司令。
- 杜崇惠——罗霄纵队政委,后私自离队。
- 黎 苏——罗霄纵队参谋长。
- 黄晔春——罗霄纵队政治部主任,后为政委。
- 冯进文——罗霄纵队司令部参谋。
- 李云俊——罗霄纵队司令部参谋。
- 朱 彪——罗霄纵队一团团长。
- 罗铁生——罗霄纵队一团政委。
- 陈瑞云——罗霄纵队一团参谋长,后为团长。
- 洪再畴——罗霄纵队一团三营营长。
- 朱理容——罗霄纵队一团一营营长。
- 孙德胜——罗霄纵队连长。
- 何宗周——罗霄纵队司令部书记。
- 何 观——罗霄纵队司令部电台队长。
- 周生华——罗霄纵队司令部司号长。
- 陈 廉——罗霄纵队宣传队长。
- 张山狗——罗霄纵队侦察员。
- 顾安华——罗霄纵队医务主任。
- 朱福德——罗霄纵队司令部炊事班长。
- 何云生——罗霄纵队司令部理发员。
- 张生泰——罗霄纵队机枪连连长。
- 张洪海——罗霄纵队连指导员。

丁友山——罗霄纵队警卫连排长,后为一团一营连长。

桂 森——罗霄纵队机枪连排长。

余贵秀——苏区乡妇女会指导员,冯进文的未婚妻。

刘玉樱——苏区干部,黄晔春前妻。

李桂荣——杜崇惠之妻。

鄱湖婆婆——陈廉之母。

曾士虎——国民党西路进剿军司令。

段栋梁——国民党师长。

孙威震——国民党师长。

厉 鼎——国民党师长。

江向柔——国民党旅长。

陈再修——国民党旅长。

第 一 章

这几天的雾好重。白茫茫、灰蒙蒙，吞没了村镇，吞没了山岭。就连镇子西边小山包上的三个碉堡，也被浓雾淹没了。

等到云开雾散，碉堡里的国民党军官兵吃了一惊——村里飘起了红旗。一面、两面、三面……红旗迎风飘扬，分外的鲜艳，分外的骄傲。

这里处于赣江中游以西百十里，是国民党战区防御体系的纵深地带。守碉堡的敌军在先一天已经知道红军游击部队离这里不远，也想到他们可能会来这个地区，但没有想到会在拂晓时，雾影朦胧中来到在这几个碉堡直接控制下的大村镇。他们虽然弹药充足，但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早被红军截断，几座孤立的碉堡，不敢贸然行动，只好躲在碉堡里往外观察：发现有许多衣服褴褛的农民、工人、小孩、老头、妇女和小贩，夹杂着三三五五的军人，时来时往，时聚时散。他们有的在开会、演说和呼口号，有的在分地主家里的物品，有的凑在一起闲谈。小小的街上，成了热闹的市场。还有个队伍，到附近村庄去贴标语、开大会，打土豪、分东西……

这叫他们好生奇怪，红军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他们若长期来此驻扎，为什么不打碉堡；他们若不准备长住，为什么又顶到碉堡底下，难道不怕碉堡朝外打枪？

国民党士兵还看到，来这里的红军人数不少，起码有几千人。这么多的人，就住在村镇和附近几个小村庄，一枪不放，这叫他们大惑不解。

这些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呢？

国民党军队被蒙在鼓里，红军战士也被蒙在鼓里。他们接到通知，要做好出发的准备。然而，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没有任何消息。

白昼很快的过去，夜很快的来了，红军战士三三五五地围着灯光忙活，有的用破旧衣服撕成两指宽的长条，有的用苕麻搓成筷子粗的绳子，有的打草鞋，有的做面套、手套和袜套，有的补衣裳……庄严的兵营，成了工作紧张的工厂；威武的军人，成了勤劳耐苦的工人。

“……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歌声悠然从一两个人低音开始，随即此唱彼和，越唱越多，越唱越高。“全世界工农们，团结起来啊！”

歌声到了高峰后，不要好久，又不知不觉地越唱越低，越唱越低，以至不知不觉地沉没于撕布条的哗哗声、剪刀不时落在桌子上的叮当声和三言两语的说话声中了。

警卫连一排长丁友山盘坐在一张草蒲团上，两腿半分弯，脚尖顶着一根木棒，木棒上穿着三根草绳链成扇面，扇端合成两根绳子，系在腰上。他已经打好两双草鞋，这是最后一双了。他在抽紧绳后对炊事班长朱福德低声说：“晚饭不久，我听我村的丁长生说——他是杜政委的警卫员呢。他说这两天杜政委有时坐在屋里，拿着云帚不说不笑，也不挥舞，一坐就好久，和平常不大一样。”

朱福德哈哈一笑，慢声慢气地说：“他的婆姨在后方，还不是……”

丁友山也笑了。朱福德反而严肃起来：“他是管大事的，有想头啊！”

“对。朱老大，你猜，我们会向哪里去？”

朱福德抽了口大气，停了一下，才说：“很难猜，我想走路是一定的，但是不是走远，很难说。”

“我说，一定走得很远。”司令部理发员何云生眯着他那伶俐的小眼，微笑地插嘴道，“我当了三年兵，得了条经验，凡是上级叫我们多打草鞋，冬天做帽耳、手套，夏天准备竹水壶，就一定会走远路。现在上级叫我们作好四天的准备，这不是要走远路吗？”

附近的人说：“对！小鬼说得差不多。”

可是，朱福德没有表示，他像遇到袭击一样，一时无话可说。他不知道是否有大的行动，就是有的话，也不好随便议论。但他很快就感觉小鬼的话是对的，就以称赞的口气说：“小何真是小状元。”

丁友山在朱福德对面打草鞋，他说：“军事上的事确实很难说……”

朱福德说：“不管怎样，这一次走路是定了的。”

“到什么地方去？”

“你去问司令、政委吧！”朱福德指着对面一间灯光明亮的房子说。

他们以为罗霄纵队的首脑机关会知道此次行动的目的和去向，其实，指挥员们也陷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门开了，一缕灯光射出来。纵队政委杜崇惠的身影闪了出来。他身材魁梧，只是背微微有些驼，手里依旧拿着那云帚。他的步子不大，走起路来很快。

出了院门，外面黑漆漆的。阴冷的北风，扑面而来。他不由地扣紧了风纪扣。

“政委，要不要送你回去？”参谋冯进文追出来。

“三步半路，不要送了。”杜崇惠说着，继续往前走。

走出街口，前面是个小坡，上弦月暗淡地在雾影中失色，杜崇惠心不在焉地迈着步子，不留神撞到一棵树上。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撞上鬼了！”

前几天，他们接到的上级电报，只客观地介绍了驻福建的国民

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发动了抗日反蒋事变。中央红军要向北发展，但又没有明确行动的目的。中央要罗霄纵队配合中央红军，虽然指定了行动地区及任务，而罗霄纵队远在赣江以西，北上又是去另一个苏区，也看不出明确的战略目的。可是，中央红军既是向北，就会去南昌、抚州方面，客观上对十九路军是有利的。罗霄纵队北上，既然是为着配合中央红军，也就不能是不间接有利于十九路军了。但领导上又不明说，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在闲谈中，杜崇惠了解到，他和罗霄纵队其他领导人几乎都有同感。这天下午，他们开会研究讨论，也没有研究出任何名堂，刚才大家又做了许多猜测：有的说上级叫他们破坏南浔路，大概要攻打抚州、南昌；有的说可能是北面的蒋军东进去打十九路军，北边方向敌人空虚，可以趁机扩大苏区；还有人猜测上级有别的意图……

猜测毕竟都是猜测，军队是不能靠猜测打仗的！会议前，杜崇惠见到了刚从省委来的巡视员，问他们知不知道此次北上行动的有关情况。得到的答复更令人疑惑：省委也接到内容相同的电报，正想问问他们呢……作为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离开这里，省委却不知道是什么目的，这也太令人难以理解了。

杜崇惠想，有时上级为了一次大的战役行动，不把目的全部告诉下级，这是正常的。但作为纵队的最高指挥机关，是应该知道些内情和战略目的的。这次，无论如何也推测不出上级的真正意图，实在是不可思议。

“是政委吧？”是警卫员丁长生的声音。

杜崇惠答应一声，继续低头往前走。

“收拾好了。她很高兴！”小丁指的是杜崇惠的夫人李桂荣。她到部队的时候，杜崇惠正在离他隔院的郭楚松那里开会，他们还没有见面，是丁长生半小时前才告知他的。“她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杜崇惠心烦意乱地推开屋门，灯下妻子李桂荣正在往桌上放饭碗，在灯光照耀下，李桂荣显得更年轻、更秀丽。杜崇惠心头不由一热。警卫员走了，屋里只剩下他俩。桌上，摆了杜崇惠爱吃的菜和地方老酒，李桂荣斟满一碗端到他面前，他一连喝了几口，一阵幽香和着深情沁入心脾，一时忘乎所以。几句钟情话之后，杜崇惠几天来的矛盾心情又浮上心扉，竟找不出一句合适话对好几个月没见面的妻子说。

李桂荣倒是喜气盈盈，她对杜崇惠说：“看你的样子，好像有心思，不会高兴点吗？”

是啊，妻子老远赶来，无论如何也应该热情点才是。杜崇惠说：“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能不高兴吗？”

“高兴你就多吃点，我要看你把桌上的东西都吃光。”

“你也吃啊。”

“不，我看你吃。”

“你不吃，我也不吃了。”杜崇惠向她逗趣，“还是一起吃吧。”

杜崇惠打心眼里感激妻子。结婚三年来，自己总是东跑西颠，家里成了“店”，一年半载不能回去一趟。回去了又说不定什么时候离开。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她是很不容易的呀！调到苏区工作的时候，他办青年训练班，李桂荣是学生，他知道她在革命之前是高小学生，家是富农兼作小商，父亲还曾在赣南做过生意。前几年苏区加强反富农斗争的时候，她父母怕斗，就带了小兄弟去赣州了。她父母本来想把她带走，但她不愿走，她向父母说：“你们走了，难道还会斗到我头上？”她说舅舅是中农，就到舅舅家。她虽然因成分关系，只分到一份坏田，但她勤劳，跟舅舅学会农作，又跟舅母学会针线，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做鞋袜送红军。政府干部对她都有好感。杜崇惠在青年训练班，看上了李桂荣。她虽出身富农，但本人没有任何剥削而且又进步，就对她有了意。李桂荣看到这位离家万里而投身革命的青年，又不因为她是富农成分

而不准她革命，内心佩服，是她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经过多次接触通信，他们互相信任，军队领导也赞成，经苏维埃政府批准，就这样成婚了。真是自由恋爱呀！想到这里，他深情地望着她，李桂荣竟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

“我来的时候，乡妇女会指导员余贵秀也想来……”

“她来做什么？”

“你还不知道哇，她跟你们这里的一个参谋好上了！”

“是吗？冯进文？”

“她还让我给冯参谋带了点东西哩。”

“嗯。”杜崇惠答应着，把一杯酒倒进了肚里，胸口有些发热。

“还把东西缝起来不让我看，哼，我是过来人了，还能瞒得了我，明天，非得逗逗你们的参谋不可。”李桂荣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特别是在多日不见的丈夫面前。

她越是热情，杜崇惠心里越难受。告不告诉她呢？怎样告诉她才不至于伤她的心呢？

李桂荣见他脸色发红，更是来了精神，把炭火慢添轻拨，还不时给杜崇惠倒酒。

“不能再喝了。”杜崇惠抬起头来，他看到了一双满含深情的眼睛。

“没事，喝完睡觉。”

杜崇惠一把抓住她的手，说：“桂荣，叫我怎么对你说呢？”

妻子看他神色不对，就说：“你心里有什么事？是我不好吗？”

“不是，等一会儿我跟你讲。小丁把桌子收拾收拾。”

警卫员在厢房里应了声。

等收拾完毕，他们对坐在一盏马灯前，杜崇惠抬起头来，说：“说来挺对不住你的。”

李桂荣被他说得莫名其妙：“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

“我们又要走了。”

“往哪里走？”

“我也不知道。”

“干什么去？”

“我更不知道。反正我们是要去打仗。”

“打仗就打仗，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她抿抿头发，对这司空见惯的事情她并不觉奇怪。

“哎，你不知道，我觉着，这回出去，凶多吉少。”

李桂荣往他身边坐了坐，说：“不会的。这话你说过多少回了。你总是这么说。”她嫣然一笑，带点调笑而压低声音，“看相的人说你福星高照，不会有事的。”

杜崇惠认真地对她说：“我们要往北走，走多远，去干什么，不知道。我是兵，是兵！这一次行动，是奉军委命令，但未来如何，谁知道。我们能不能再见很难说。”

李桂荣听了，感到话中有话，喃喃地说：“是啊，你是兵嘛。”

杜崇惠说：“正是兵，兵凶战危，谁知道以后怎样？还有，这一次我们会去别的苏区，能不能调回？谁知道。”

“喔！会回来的。”

“回来，很难说，当兵的人啊！你看，有些苏区的红军调到另一个苏区，一去就好几年。红七军从广西左右江调到江西来，三年了；湘鄂赣苏区一个师，调到罗霄山脉中段，也一年了。你是明白的人啊！你如果到了那种情况，不要过于伤感，也不要等我，有合适的人，就另找一个。”

李桂荣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茫然难对，低着头，一会儿眼睛一瞪说：“看你说的多凄凉。你是老兵，比我懂得多，为什么不能往好的方面想一想？”

“不是我不往好的方面想，是你不懂事情的严重性。现在是革命战争呀，我几句话说不清，你也就不要问了。”

“你往不吉利的方面想得太多了，革命战争不一定都会不幸，

调到别的苏区也不一定不回来。你以前不是向我说过，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夫妻被迫分离，虽然有永别的或久别各自重建家庭的，但更多的是会再会合的。”

“你说得很对，我过去也是这样对你说的，但究竟是革命战争啊！”

杜崇惠的这些话，等于给李桂荣泼了一盆冷水。她看看低头沉思的杜崇惠，半天才说：“好，明天我就走。”

杜崇惠没说出的话，她先说出了。杜崇惠还是委婉地说：“也不必那么急，我们在这里还有几天，打土豪的东西你也分享一点嘛！”

杜崇惠边说边笑起来，李桂荣也笑了。

第二章

隐藏了好几天的太阳，冲破阴晦的天空，照耀大地，这对于准备行动的罗霄纵队，真是得了“天时”。

队伍趁着天色晴朗，循着迂回曲折的雪道，蜿蜒向北。这天的行军序列是，三团为前卫，一团为本队，二团为后卫，纵队直属队在前卫后行进。雪后初晴，冷气刺骨。各人只露出眼鼻和口，手上戴着各种颜色的手套，包袱外边捆着几双草鞋，大踏步地前进。

这天正午，部队到了一个高山下。在平常，他们一到宿营地，除了有大的敌情外，都是随到随宿营。这一天虽然没有敌情顾虑，但除担任分配房子的人员外，都站在宿营地外一个广场上。

队列中一个背图囊和手枪的人，身材较高而结实，浓眉，双目炯炯，走到几个看热闹的农民面前，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向他们请求说：“老表，借几把秤，行吗？”

“行！”农民立即答应，又问，“要几把？”

“越多越好。”

老表们和士兵们都笑起来，他们都奇怪，觉得从来还没有看到借秤也说越多越好的。左猜右猜，谁也猜不着，只有等秤来了再看看。

借秤人名叫黎苏，是罗霄纵队的参谋长。他家在贾鲁河畔，土地不多，由兼做草药医生的父亲耕种，也只够吃。童年读私塾，后考入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中学，才一年半，因故乡连年饥荒，便辍学投身北洋军队。大革命时代，参加了响应北伐军的战争。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他以单纯的军人态度继续服役，参加蒋冯阎

军阀大混战。中原战争结束后，由蒋介石统率他们在鄂豫皖地区打红军。黎苏本来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知道苏维埃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红军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军队。后来更多更直接看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红军的主张和行动，就确认他们和中国其他任何政党、政府和军队不同。他当时是副营长，他那营独立驻在苏区边一个镇子里担任守备。他的团有个团副和他那营有两个连长，是秘密共产党员。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士兵和军官对进攻苏区的不满，决定起义。他们在黎苏同情赞助下，做好营长的工作，派人到苏区和共产党联系，就在红军配合下起义了。半年之后，因为黎苏有较好军事知识和技术，就调到罗霄纵队工作，他仍然保持了正规军人的气质和风度，不同的是加入了共产党。在起义前他是少校军官，起义之后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过官兵平等和无薪饷的生活了。罗霄纵队北上的时候，他看到部队有个不好的习惯，没收土豪的东西，特别是被服、腊肉之类，总想多带。这样很多人包袱很重，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这天早晨出发之前，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要罗霄纵队赶快进到南浔铁路附近，为了加速行军，必须减轻不必要的行李。他向郭楚松建议说：“到宿营地就减行李？”

“好。”郭楚松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也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又补充说，“必须严厉一点，行动要真正做到‘其疾如风’。”

黎苏说：“不管是谁，一律不准带不重要的东西。”

队伍集合好了，每个人身后是自己的行李包裹，黎苏站在一个土台上，向部队说：“同志们听着，大道理我不讲了，讲点小道理。当兵打仗，最要紧的是轻装上阵，如今我们是长途行军打仗，这个问题尤其重要，俗话说远路无轻担，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可是我们有的同志，行李太多，把没收土豪的东西都背上了，而不管用得着用不着，有些人甚至把女人的裤子也背起走，真不像话。背的东西多了，影响行军速度，削弱了战斗力，因此，我们决定轻

装。不需要的服装、物品，一概送给老百姓，不需要的书籍文件，不能送人的，一把火烧掉。炊事员只准挑一餐的菜——就是猪肉鸡鸭，也不准多带！”

黎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叫就近部队行政首长来，每人发一把秤，眼睛随即向大家扫射一下，高声而严肃地说：“各人把包袱解开！”

所有的人包袱打开了，他命令大家把红红绿绿的和不必要的物品，通通清出来，集中一块，叫宣传队长陈廉给群众分掉，不需要的文件，一把火烧了。需要的东西，各伙食单位过秤。

黎苏在各部队走来走去，监督过秤。一个担架员，正和过秤的人发牢骚：“我的东西不算多。”

“不管多少，都要过秤。”营长朱理容见黎苏过来，也督促说。

担架员忽然慷慨地说：“过吧！”

可是，他趁着过秤的人没有注意，偷偷摸摸丢一件东西给了过秤的同伴。他身边的人，都隐笑起来，黎苏看到他们这样子，怀疑有点名堂，就问发笑的人，但他们闭口不说，只是冷笑。他更加怀疑了，于是亲手检查，一个两个，到了第三个——他是过了秤的——发觉他包袱底下，有一条绫绸女人裤子。他把裤子高高举起，挥动几下，好像要大家看把戏一样，同时大声叫道：“大家看看！”

于是全队列都大笑起来。

“你好打埋伏！”他看着那个战士，斥责道。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他申辩说。

“是谁的？”他又穷追。

“是他的。”那人指着担架员说。

担架员说：“也不是我的。”

“是谁的？”

“是……”担架员见黎苏很严厉，吞吞吐吐。